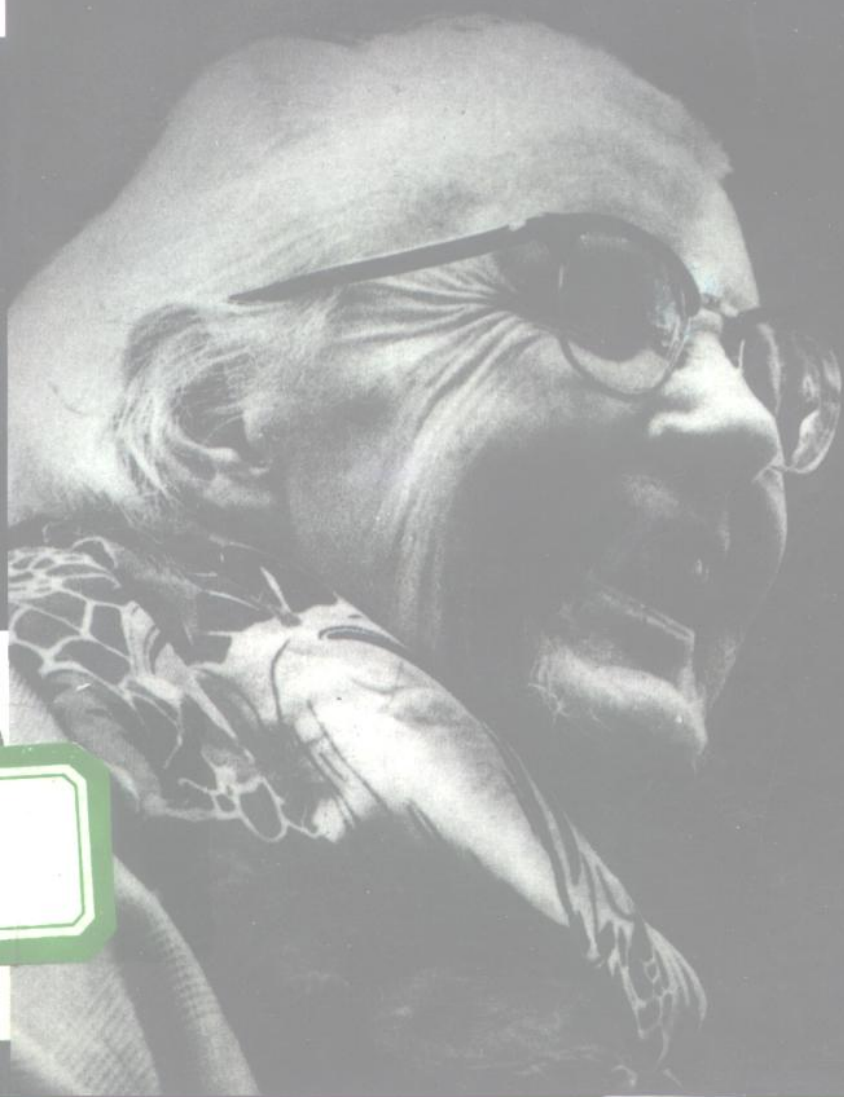


东方行





东方 行

白黎著

——
记斯特朗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 萍
封面设计:吕敬人

东方行——记斯特朗
白 黎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3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70 元
ISBN 7-5006-1877-8/1 • 394

目 录

开卷语	1
-----------	---

第 一 章	飞往延安	11
第 二 章	窑洞城市	20
第 三 章	目击敌机轰炸	32
第 四 章	新奇的比喻	43
第 五 章	周末舞会	59
第 六 章	巍巍清凉山	69
第 七 章	繁华的市场沟	84
第 八 章	刘少奇谈毛泽东	95
第 九 章	朱德谈毛泽东	106
第 十 章	延安时的江青	117
第十一章	劳动英雄杨步浩	133
第十二章	民主人士李鼎铭	147
第十三章	性格各异的人	159
第十四章	山乡礼俗	171
第十五章	骡马大会	182
第十六章	民间艺人韩起祥	192
第十七章	阿洛夫医生	201
第十八章	王明其人	210

DQ70/33

第十九章	漫话蒋介石	224
第二十章	看望毛岸英	235
第二十一章	陕北的好江南	246
第二十二章	朱老总的南瓜宴	254
第二十三章	前往晋冀鲁豫	263
第二十四章	会见薄一波	271
第二十五章	在冶陶镇的日子里	281
第二十六章	三大新发现	293
第二十七章	苏联支持谁	301
第二十八章	在林彪家做客	310
第二十九章	回到北平	324
第三十章	返回延安	331
第三十一章	搬上清凉山	339
第三十二章	法官马锡五	346
第三十三章	访作家陈学昭	357
第三十四章	夜闯枣园	365
第三十五章	给朱老总祝寿	376
第三十六章	欢度春节	387
第三十七章	延安在疏散	395
第三十八章	含泪离延安	401
后 记		411

开 卷 语

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宽阔的长安街，车流如水；繁华的王府井，人群如潮。出了王府井，穿过长安街，来到台基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大院内，这里却十分的静谧，连那花丛中蜜蜂“嗡嗡”的采蜜声，也能听得格外清晰。院子里有一幢别墅式的小洋楼，是一座欧洲传统式的建筑，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原来就设在这里。楼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小楼的石阶和阳台栏杆上，放着一盆盆各式各样的菊花，正在争香斗艳，开得一片烂漫。西屋窗前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弯弯的枝条上挂着许多猩红的石榴，向着秋日的阳光裂嘴微笑，显得分外耀眼、引人注目。

此刻，小楼里很静，只有石榴树后的那个窗户里传出“嗒嗒嗒”的打字声。打字机的声音清脆悦耳，听得出打字者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高手。

透过石榴树的枝杈，望见窗内有一位身材高大，银发纷披，精神矍铄的外国老太太正坐在桌前，全神贯注地按动着打字机的键盘，一行行文字，一页页文稿，像潺潺的小溪流水一样，从她的大脑里流淌出来，一页又一页地在案头上堆了起来。她打完了最后一行文字，脸上浮现出轻松愉快的笑容，举起双臂舒展了一下身子，将堆积在案头上的稿子整理好，站起身来，在房子里活动了一会儿腰腿，然后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了屋门。她，虽然已有八十二岁高龄，但脸色白净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没有老态龙钟之感。只是双腿有些疼痛，给行走带来不便。

这位银发满头、思维敏捷的外国老太太是谁呢？她就是一九

四六年在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这一论断从精神上武装了中国人民，从而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蒋介石集团。当时，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人，亲切地称她为“纸老虎”女士！她对这个诙谐的绰号很满意，她说毛主席的这一新奇的论断，不仅从精神上武装了中国人民，而且也照亮了世界人民的革命进程。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并为之不停地进行战斗。她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社会主义和人类平等，积极投身于争取民主和女权的进步社会活动。十月革命后，她在苏联定居了近三十年，热情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报道了苏联人民英勇保卫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尽管后来曾遭受冤屈和打击，但并没有动摇她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她坚信，十月革命开辟了她所向往的光辉道路，她认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斯特朗一生六次访问中国，每次访问中国，都是选择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进行。

一九二五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方兴未艾，四十岁的斯特朗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当时广州方面是禁止外国人从香港进入广州的，可对她却给了破例的接待。罢工委员会派出汽艇将她从英轮接上岸，只身到了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前夕的广州，亲眼看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革命风暴席卷了长江流域，斯特朗第二次访问中国，她由上海坐轮船逆江而上，在武汉逗留数月，采访了武汉政府的首次会议。在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的白色恐怖时期，她深入到湖南农村，看到了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烈火。她热情地歌颂“农民的行动是好的，是合理的。”她充满自信地预言道：“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斯特朗在这两次访问中国之后，写成了《千千

万万中国人》一书，第一次将中国革命的消息传播到外部世界。

一九三七年末，抗日烽火燃遍中国大地的时候，斯特朗第三次到中国访问。她经香港到达武汉，访问了周恩来副主席，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武汉期间，她还首次见到了她敬重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接着到山西抗日前线访问了活跃在这个地区的八路军，会见了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这次访问后，她写成了第二本报道中国革命的书——《人类的五分之一》，颂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第四次来中国访问。当时国民党正制造内战，破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又处于紧要关头。她在重庆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并几次进行彻夜长谈。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她一回到美国，就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在纽约各大报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很大的反响。

一九四六年夏天，斯特朗第五次到中国访问，第一次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还到华北、东北解放区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对她做了重要谈话，发表了著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她看到了中国的明天，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在许多国家出版。她还写了《毛泽东思想》一文，在美国《美亚》杂志上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斯特朗由于受到重重阻力，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第六次访问中国。那时她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白发苍苍，但是她为人类进步事业战斗的精神不减当年，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忱有增无减。她看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到处热气腾腾，觉得自己变得更年轻了，更健康了，便决定在北京定居。她的许多朋友感到奇怪：为什么抛弃了美国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拒绝了苏联对她的邀请，而偏要到中国来定居呢？她当时回答说：“因为我认

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要到中国去学习和写作。”

斯特朗走出房屋来到石榴树下，抬头望着树枝上一颗颗鲜红的石榴，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她非常喜欢石榴树。十年前，当她由北京饭店搬到这里居住时，这棵又大又老的石榴树，当时已经濒临枯萎。树干斑痕累累，树皮干裂，枝条干枯，好像得了什么大病似的。每到春天，应景似地长出一些稀稀拉拉的叶子，又迟迟地开出几朵小小的红花来，向人们表示它虽老多病，但尚未死亡。说来也怪，自从斯特朗定下居，她精心侍弄它，它竟然奇迹般地返老还童了。干枯的枝杈蜕掉了，又长出许多新枝来。春天一到，青枝绿叶，显出勃勃生机。五月石榴开花的季节里，又在那浓密的叶缝间，开出满树红艳的花朵，好像红霞似的镶嵌在青枝绿叶之间，非常美丽。每当石榴花开放的时节，斯特朗总喜欢和孩子们坐在石榴树下，观赏那硕大、艳丽的石榴花，听着孩子们“奶奶，奶奶”的呼叫声。她心里觉得甜丝丝的，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幸福与欢乐。

斯特朗坐在石榴树下，观赏了一会石榴，面向阳光坐下，靠在椅背上进行日光浴。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得全身热烘烘的，两条病痛的腿感到麻酥酥的很舒服。她很喜欢北京的秋天，每年的秋天她都在北京工作和写作。冬天到海南岛过冬，夏天去北戴河避暑。她感到中国的同志为她安排得很周到，完全是根据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精心安排的。因此，斯特朗感到在中国居住，是很舒服的，只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有时有点寂寞。

一阵微微的柔和的潜风吹来，石榴树的叶子发出轻轻的细语声，挂在枝头上那些猩红的石榴，随着微风慢慢地摆动。突然，一颗石榴“啪”的一声掉在了树下。斯特朗结束了日光浴，上去拣起了那颗掉下来的石榴。她望着这颗成熟了的石榴，不觉陷入了沉

沉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她到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那时的苏联，饥荒很严重，许多地方缺乏粮食。不久，斯特朗就以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的宣传员身份，前往饥荒最严重的萨马拉城。在她到达那里的前几天，那里的面包就已经吃完了，人们吃的是用青草、树皮和麦秸混合做成的食物。斯特朗一到萨马拉城，就投入了紧张的救济工作。天寒地冻，人们饥寒交迫，不断有人饿死，斑疹伤寒也开始流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死尸就像劈柴似地堆集在停尸场上。正当斯特朗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济工作时，不幸也染上了瘟疫，她病得很厉害，一连几天处于昏迷状态，经常做些稀奇古怪的恶梦，喉咙上像粘了块棉花似的，喘不上气来，难受得要命。正在这时，她意外地得到了一颗石榴。这又甜又酸的奇果，清除了粘在喉咙上棉花似的东西，她舒服多了。此后，她才慢慢地摆脱了萨马拉城瘟疫对她的威胁。从此，斯特朗对石榴这种“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有了特别深厚的感情。后来，她曾到苏联的中亚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旅游，还专门观赏了石榴林的盛景。

斯特朗手里拿着石榴，望着这颗返老还童的石榴树，喃喃地说：“今年的石榴又成熟了，该请孩子们前来欢乐热闹一番了。”

斯特朗考虑着请孩子们吃石榴的事，突然想起明天是九月二十二日，是她来中国定居的十周年纪念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她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达北京。当时她是拄着双拐被扶着下了飞机的，她暂时住在北京饭店一套很漂亮的房子里。两天后，周恩来为她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出席招待会作陪的都是她在延安时代结交下的老朋友。潇洒文雅的周恩来总理，还和在延安时期一样对她热情。周恩来看看着斯特朗笑着说：“你在延安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这一切吧。”斯特朗也笑着说：“我一直期待着你们的胜利。那

时候我就认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周恩来说：“革命的发展，完全按照毛主席预见的那样，我们只用两年多点时间就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斯特朗问道：“现在是不是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战争的危险？”周恩来笑着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现在还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这一天是斯特朗回到中国最为高兴的一天，她被邀请与毛主席和其他参加庆典的高级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人群如潮的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欢呼。当游行和传统的焰火结束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陆定一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向她走过来。

斯特朗看着身躯伟岸，红光满面，微笑着向她走来的毛主席，真有点羞怯和紧张。她局促不安地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和斯特朗握手，询问她的健康情况。然后笑着说：“如果我们当初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和我们一块在陕北转战。”斯特朗也笑着说：“那时候要是知道现在才能回到中国来，说什么我也不会离开延安的。”

斯特朗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双拐丢掉了，早年的精力又焕发出来了。她参观了北京城郊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又到河南等地参观了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每天晚上不顾白天参观、采访的劳累，将白天的记录整理出来，直到深夜还听见她的打字机声，她又恢复了记者的本色。她感到自己年轻了，身体健康了，脾气也变好了。她的写作精力更加旺盛，参观、采访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之后，她写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起》、《中国为粮食而战》两本书。为了报道西藏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她已七十四岁高龄，还亲自去拉萨采访，登上了布达拉宫十三层的顶

层，鸟瞰拉萨的风采，还在西藏各地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人的重大变化。此后，她据此写成了《西藏见闻》、《西藏农奴站起来》两本书。

年逾古稀的斯特朗，自到中国定居后，越活越年轻了。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用她的名义发行《中国通讯》。每期《中国通讯》发出去以后，收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来信，盛赞《中国通讯》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中证明斯特朗联系群众之广，国际威望之高。

斯特朗在中国最使她愉快和欢心的事，就是过生日。每次过生日，都是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白天，许多人来看她，并留下礼物。到了晚上，就是宴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前来向她祝贺，有几次，周恩来总理前来祝寿，使斯特朗的生日活动达到高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斯特朗八十岁生日的前三天，她收到两张祝贺卡。一张是毛主席送的，系着红缎结，上面画着鲜花。另一张是周总理送的，设计精美，大红颜色。两张都是邀请她出席为她的生日安排的宴会的请帖。斯特朗又惊又喜，她听说八十岁生日在中国是传统庆祝大寿的日子，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活到八十岁更不容易。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北京，第二天，斯特朗和她的三十位中外朋友乘了一架飞机到了上海。二十四日生日这天上午，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和江青站在门口迎接斯特朗和她的朋友。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姿态，通常江青是不参加公开活动的。毛主席在庆祝斯特朗八十岁生日的午宴上，首先给斯特朗祝酒，使她感到这是她终生最愉快的日子。席间毛主席又谈到苏联，这使斯特朗想起她长期帮助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一九四八年，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却将她作为“间谍”关进监狱，随后又驱逐出境。从此，使她蒙受了六年的不白之冤。尽管如此，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她却撇开个人

恩怨，写了《斯大林时代》一书，对斯大林的一生功过作了客观的和历史的分析。这是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高尚的品德啊！

晚上，周总理举行宴会，给斯特朗庆祝八十大寿。周总理在祝酒时说，外国人有一种用公制把每样东西的价值减半的办法，而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只有“四十公岁”，祝她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接着他给斯特朗送上生日礼物：一本新版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这本书装帧漂亮，灰色的封面上烫着金字。斯特朗接住这件生日礼物，心情很激动。十天前她才看完了该书的清样，想不到这么快就印出来了，而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给生日又增加了一层喜庆的气氛……

斯特朗一只手里拿着那颗掉下来的石榴，一只手依托在石榴树杆上，回想着她在中国定居十年来的一些愉快欢乐的往事，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这时，像一座铁塔似的路易·艾黎走过来，笑着说：“安娜·路易斯，你又对着心爱的石榴树想什么呢？”他也住在这幢楼里。

斯特朗把手里拿的石榴伸向艾黎，深情地说道：“你看，石榴又熟了！”

艾黎接住石榴问道：“什么时候请孩子们来吃石榴呢？”

“明天就请孩子们来吃石榴。”

艾黎带着不解的口气说：“明天不是礼拜天，孩子们都在上学。”他知道她每次请孩子们吃石榴都是在礼拜天。

“明天是我来中国定居十周年纪念日。”

“噢，是该把孩子们请来庆贺一番，好好热闹热闹。”

斯特朗和艾黎正谈着如何请孩子们在下午放学后热闹的事，厨师在餐厅门口招呼他们进餐。

斯特朗和艾黎向餐厅走去。斯特朗住的这套房子非常宽敞，

客厅很大，书房有四个窗户面向漂亮的小花园，一间卧室和一个餐厅，餐厅可通外边的走廊。房间里铺着很厚的中国式地毯，家具都是古香古色的。她们走进餐厅，饭菜已经摆好了。

“路易，你看小米饭！”斯特朗指着一盆小米稀饭惊喜地说。

“安娜·路易斯，你看还有红枣哩！”艾黎也指看盆里的小米稀饭惊喜地说。

斯特朗转向站在一旁面带笑容的厨师，问道：“这是哪里来的小米和红枣？”

“从延安来的。”

“啊，是延安的小米和红枣！”斯特朗和艾黎一齐惊呼道。

厨师说：“延安的杨步浩来北京看望毛主席，给毛主席带了些小米和红枣。毛主席派人给你们送来一些。你们都在延安住过，吃过小米和红枣。所以我今天特意给你们做了这盆小米红枣稀饭。”

一说起延安，斯特朗和艾黎的脸上都出现了动人的微笑。看着小米红枣稀饭，食欲顿时大增，马上动手往碗里盛起了小米红枣稀饭。

斯特朗一边吃着小米红枣稀饭，一边回忆着说：“杨步浩，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采访过他，在他家里吃过红枣和小米饭。”

艾黎感情激动地说：“我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间，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给中国的抗日战争筹集资金，曾三次去过延安，也吃过延安的小米和红枣。”

“延安，那可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斯特朗进入了回忆，“那年我在延安的窑洞里过冬。窑洞就山崖挖成，干燥坚固，墙壁用白石灰刷过，白亮洁净，石板铺地，正面的窗户很大，窗格是用纸糊的，窑洞里光线很好。窑洞里冬暖夏凉，我非常喜欢盖上毛毯在窑洞里睡觉，又舒服，又解乏。延安那时的生活艰苦，几乎谈不上有什

么物质享受，为什么我不想离开呢？因为那里的人思想敏锐、深谋远虑、放眼世界，和他们一块生活，连我自己的思想也变得更成熟了。后来，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四面受敌的孤城延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和创造世界的人息息相通。’党的工作人员生活清苦，都是粗茶淡饭，住在黄土窑洞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不辍。他们从不夸夸其谈，从不以‘共产党必胜’之类的空话来自诩信念坚强，而是坚信‘中国人民必胜，只要共产党能为人民服务，就能领导下去。’因此，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艾黎听着斯特朗的回忆延安，他好像又回到延安一样，碗里的小米红枣稀饭，就像在延安时吃到的一样香甜。他插话说：“如今的北京和当年的延安一样叫人神往，不愿离开这里。”

斯特朗高兴地说：“是啊，北京不但保持着当年令人倾心的延安传统，而且还发扬光大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一大批思想敏锐、目光远大、深谋远虑的领导人，正在为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日夜操劳，他们和从前一样，依靠人民的力量。”

艾黎又插话说：“你在延安和毛主席谈话中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已经传遍了世界。‘纸老虎’作为人类熟知的语词，已经进入了美英的字典。”

斯特朗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照亮了世界革命的进程，是现代的伟大真理！”她吃了一颗红枣又说，“中国能有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很幸福的。二十年前，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而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应是世界革命的中坚了。”

“在延安时期成熟了的毛泽东思想，是你第一个传向世界的。中国的现在也是从那时就形成的。”艾黎赞扬地说。

对，中国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延安那时开始的，让我们还是从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那些难忘的日子开始讲述。

第一章

飞往延安

蔚蓝色的天空，像一个晶莹透明的湖，洁净深远，一尘不染。天边偶然间有几片薄薄的云朵，就像湖面上的白色睡莲，随风悠悠然然地飘来。

此时，一架涂着美国星条旗标志的双引擎 C46 运输飞机，从华北平原的东边飞来。飞机“轰隆隆”地响着，飞过华北平原，越过太行山，继续向西飞行着。这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上午。这架飞机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代表的飞机。军调部是个什么组织呢？就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派出人数相等的代表，加上以中间人身份出现的美国代表，三方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性组织，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军调部的任务，就是监督处理和协调各地国共两党所属军队之间的冲突，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总部设在北平。在国共两党所属军队发生冲突的地方，又建立了许多军事调处小组，由美方派出飞机和各小组定期联系。飞机上如果有空余座位时，也允许记者搭乘。由于美方代表执行美国官方宣布的中立政策，不论记者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不能拒绝搭乘。

飞机上的乘客不多，除了国、共、美三方的有关人员外，还有几名中外记者。在机舱左边第三个窗口跟前，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美国女记者。她身体高大健壮，脸色红润，光采照人，一双蓝宝石

似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如若不是那头白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太太了。看得出她年轻时是非常漂亮的。她就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当今新闻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斯特朗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父亲西德尼·斯特朗是公理教的牧师，是位支持社会改良者。母亲鲁恩·特雷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美人。斯特朗继承了父亲那双蓝色的杏眼、高高的颧骨和富有美感的嘴巴，而在其他方面则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容貌。斯特朗天资聪明，一岁多母亲就开始教她写读英文字母。当她一岁零八个月全家迁往俄亥俄州的芒特弗农时，她在火车上纠正一个成年妇女的语法，使全车厢里的旅客感到惊讶。四岁时，斯特朗的阅读和书写已经很好。此时，父亲经常带她出去听讲演。六岁时，就能写诗了。在学校里，她的学习成绩和读写水平大大超过同班同学，因此她感到厌烦，坐不住，不愿意恪守学校一些陈规戒律的约束。她在课堂上习惯于用自己的智力来引起同学的注意，并且总想纠正老师讲错的地方。由于她说话直率，总顶得老师下不来台，因而，她几次转换学校。斯特朗是个早熟、大胆、直率而不圆滑的女青年，她先后在三所大学读书，年仅二十二岁，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她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进步事业。斯特朗积极参加过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参加过争取妇女权力的运动，参加过西雅图工人总同盟的总罢工运动，担任《西雅图工会记实报》的特写编辑，她收集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资料刊登在报上。这是美国第一家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纸。

斯特朗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二十多岁时就出版了三本诗集